

京剧艺术漫谈

欧阳中石
——
欧阳启名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京剧艺术漫谭

欧阳中石 著
欧阳启名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京剧艺术漫谭 / 欧阳中石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 - 7 - 5039 - 4750 - 6

I. ①京… II. ①欧… III. ①京剧 - 艺术 IV. ①J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8305 号

京剧艺术漫谭

著 者 欧阳中石

欧阳启名

责任编辑 李恩祥

责任校对 方玉菊

艺术总监 杨林青

装帧设计 姚雪媛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e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84057660 (总编室)

(010) 84057696 84057698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60 千字

印 数 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4750 - 6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序

“说戏”

“说戏”一语，在“行里人”的理解是：一字一腔、一板一眼、一招一式、一场一齣的“教戏”。

在一般“外行”群众的理解，就是聊一聊关于“戏”的事，或者是谈谈戏曲或戏曲界的轶闻、掌故，戏情戏理……甚或传来传去，牵强附会，胡拉八扯，再甚至“添油加醋”“望风扑影”……等等，都在“说戏”一语的范围之内。当然，要看是“谁”说。“意义价值”、可信程度要视“说”者而定。我现在看来，即使是一般观众，不是什么“权威”专家的话，也不见得“意义”就差，甚至对一个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者来说，也很可能极有价值。

我很有幸，从我和“戏”结下“不解之缘”开始，陆陆续续，前前后后我接触到了许多“高人”或长辈或友好，都使我在“说戏”的过程中，得到了极大的教益。因此，我意识到：即使是闲聊的“说戏”，也应当列入学戏人的“不可或缺”的必要课程之中。有时候在这些情况下得来的知识，极有使我“开窍”的作用。

我在业师奚啸伯、刘曾复、张伯驹先生左右学戏，往往是这样听“说戏”比那样正规听“说戏”的机会要多得多。我直接面对面听过许多“大家”谈过许多事，他们说时，有的我早已知道，一些情况得到了印证，有的也存在着出入，即使如此，也拓宽了我的视野。有的话，我清楚地记得是哪位先生说的，也有许多在好多处听过，再也记不清是出自哪位先生之口了。但我必须说明一点，反正没有一句是我“自撰”的。不敢“贪天之功”，我必须清楚地交代给大家，我都得到过他们的教益。他们是：

毛菊荪、张西侯、孙绍仙、范季高、孔繁昌、郁振东、杜啸仙……还有一位老先生，是抗战前退下来的老厅长。他给我谈过许多关于余叔岩的事。现在还记得他告诉我余的《骂曹》，“臣坐车，君拉缰”一句，原词是“君曳缰”。

以后我听过直接“说”戏的更高更多了，如：李洪春、谭富英、杨宝森、钱富川、高盛麟、李盛荫（茵）、锦遇春、高博陵、于冷华、于芝珊（字不一定对）诸

先生等。我还在许多种行当的先生处，听到过关于“戏”的事儿，如：梁花侬、赵桐珊（芙蓉草）、杜奎三、白登云、沈玉才、翁偶虹、马少波、南铁生、梁小鸾、叶盛兰、赵荣琛、王泉奎、陶汉祥、罗小奎、冯鹏、张金印等等。

因为以上所谈及的各位先生，有的是业师，有的是长辈，有的是朋友，总之都与“说戏”有关。各位的教益汇集到我的脑子里，构成了我的一些印象，我感谢他们的不吝仁惠与感情的感染。我知道的关于“戏”的“皮毛”，既感谢，又惭愧，遗忘的不少，理解不深的甚至错误的也不少，那都是我的卑陋所至了。

目 录

序

1	一、艺术	43	4. 生、旦、净、末、丑
1	1. “艺术”是什么?	44	5. 戏曲的灵魂“撇儿”
6	2. 艺术是人们灵感的产物	46	6. 京剧的发展问题
7	3. 艺术的“魅力”	47	7. 中国戏曲的表演
10	4. 艺术的基础与火花	51	8. 中国戏曲中的文化
12	5. 艺术与科学	55	9. 外行人眼中的艺术家
18	6. 人的生活离不开艺术	59	10. 演员和观众的关系
19	7. 对“灵感”的期望	60	11. 如何鉴赏京剧之美
23	8. 善于发挥“灵感”		
25	9. “爱好”		
		66	三、戏曲表演艺术
		66	1. 《失·空·斩》
30	二、中国戏曲概说	80	2. 马连良先生留给后人的启示
30	1. 中国戏曲	93	3. “侯派”艺术长流
35	2. 中国戏曲人物与古人	94	4. 奚啸伯先生艺史漫录
37	3. 京剧的“虚拟”	122	5. 杨宝森与奚啸伯的艺术交谊

124	6. 《文昭关》	175	2. “咬”字
127	7. 京剧表演艺术家梁小鸾	192	3. 字正
135	8. 赵荣琛舞台艺术	215	4. 余叔岩的用嗓儿
145	9. 吴素秋《牡丹图》		
145	10. 慧而芳，难能可贵		
152	11. 孙毓敏的荀派艺术	221	五、对中国戏曲表演体系的思考
153	12. 别出心裁的《关羽斩子》	222	1. 流派
155	13. 张伯老《红氍纪梦诗注》	226	2. 流派产生的历史原因
157	14. 朱老家潜先生的京剧情	228	3. 流派产生的社会原因
160	15. 其淡若水，其深如渊	230	4. 流派产生的文化原因
		232	5. 流派产生的艺术原因
162	四、京剧声腔艺术	235	6. 流派产生的观众原因
163	1. 用“嗓儿”	237	7. 个人修养

一、艺术

1. “艺术”是什么？

“艺术”这个词语，我们常常提到，好像习见习闻，好像都已经不言而喻了。其实，这个词语所指的那个“概念”，却不见得谁都说得清楚。当然有能说得清楚的，但也确有整天在嘴上，然而却是糊里糊涂的。不敢说别人，我就是。我不是说一无所知，而是说不明白。

30年代初，我开始上小学，有“图画”课，以后年级高了，改成了“美术”课。其内容一样，是学画画儿。上“美术”课学着画的画儿，被评了好分，我听到有人说：“你真艺术”，“他（指我）有‘艺术’天才。”我知道这是在夸我。但夸的是，我不懂得，只悟到了一点——是由于画儿画得不错所以换了个“有艺术天才”。这样说来，美术和艺术有关。

我学唱戏，9岁就在泰安岱庙大殿前的空场演戏，人们也对我说：“你有‘艺术’天才。”这也是在夸我。但夸的是，我还是不懂得，只是又悟到了一点——是由于唱得不错所以换了个“有艺术天才”。这样说来，演戏也和艺术有关。

以后，在照相馆的门口看到过招揽生意的宣传，说这里有“艺术照相”。我很好奇，很想知道个究竟，便去问了一下。人家说：这里用艺术的方法，照出的相片艺术。我问怎么个“艺术”法呢？人家说照出的相片比原来本人漂亮了。如果比我本人漂亮，不就不是我而是别人了吗？人家说：“不会，一定还是你，只是在你原来的模子上更艺术了。”我没敢去照，因为价钱贵多了，且不说照出来还不知道将是个什么样，是不是我还在两可哩，算了吧，免得上当。

有一年我给苦禅先生介绍了一个学生，苦禅先生见这学生很老诚，很憨厚，说道：我看你很好，是忠厚人，但是我要告诉你，为人必须老诚厚道，可搞艺术就不行了，搞艺术就是要会“造谣言”，比如李白，他秉性豪放不羁，非常愿意和朋友们兴致勃勃地欢宴醉饮，而不喜欢孤寂。有一天晚上，竟然只剩下了自己一人，只能自斟自饮。这样的冷清，李白怎么能忍受得了，正所谓“寡酒难饮”。好个能闹的李白，他竟一人闹了起来，对着天上的月亮和地下自己的影子，连同自己，竟成了三人。一会儿举杯让让，一会儿喝口，一会儿跳了起来，一会儿舞了起来，自己、月亮、影子，互相配合得很好，喝得很高兴，直搅了半宿……最后得出了一首“月下独酌”的好诗。

这是哪里的事，完全是一篇骗人的鬼话，谁都知道，完全没有的事。但是又都觉得很好玩儿，很有意思，闹腾了一夜，颇有情趣。应该说这是艺术的真谛之所在。是谣言，但是大家都愿意听的谣言。不但不算可恨，倒蛮有情趣。是啊，照出了一张艺术的相片，虽说不全是自己了，但无论如何也不是别人，而且比原来的自己美了，更体面了，怎么能不承认是自己呢？因此，即便不是“真”的，而是“美”的，这是艺术之被承认、被欢迎、被追求的不可否认的根据。

说来说去，在我的思想里便构成了这样一种认识：艺术是追求“美”的一种“方式方法”了。

我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小时候读书便没有准谱，今天喜欢这个，明天喜欢那个，直到高中毕业也没有拿准主意将来搞什么。上大学为了涵盖多一些，便学了“哲学”。在“哲学系”，为了学的更抽象一些，又上了“逻辑”专业。工作后，由于客观条件，给了我一个机会，又搞数学，又搞语文，又搞体育，又搞美术，以至于搞点化学……这倒使我成了“无业可归”的“混混儿”。从小便爱玩，喜欢唱戏，从九岁便登台，又有缘拜了名家奚啸伯先生为师，又曾向张伯驹先生、刘曾复先生问艺。喜欢画画，又有缘相识了名画家齐白石、齐子如、李苦禅等先生。爱打球，当过“校队”。爱跑跳，在运动场上也起过哄。爱写字，得过武廔法师开蒙，更师事于吴玉如先生。爱写诗虽得到崔复璦、顾六吉先生的教授，学词也得到丛碧老的指点，学曲也在顾随先生处受教……有的是“有日无间”，有的是“蜻蜓点水”。不管我是如何不用功，但总也受过些“熏陶”。于是也得到了——顶桂冠，说是“多才多艺”。“滥竽充数”竟被“错划”成了“艺术家”。我很惭愧，也更“冤枉”，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梦想”。也许因为我不务正业，又唱又写又

画的缘故，我就划入了艺术的行列，其实，我哪里够得上，只不过从具体活动上沾了点边儿，在理性上还根本谈不上认识，更谈不上有什么研究了。

不管是自觉也罢，自发也罢，近十五年来，我转向到以写字为重点。为了工作需要，也只好看了点书，想了一些问题，这才勉强凑合了一个“门内”的“外行”。重新把自己所牵涉过的一些问题，好好地想了想。现在我就把所考虑到的一些想法，拉杂地写出来，向前辈及道长们提出请教，希望得到救正，以免误导了我的同好。

什么是美呢？

有一门“美学”是专门研究“美”的。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没有修这门课，毕业了好几年后，听说有人搞起了这门学问。我那时正在教数学，和美学距离很远，无暇旁涉到。以后从宏观上也偶然有一点接触，但总觉得这是一门大学问，应当是和“哲学”、“文学”之类相并列，不能随随便便就拉扯上的，不是只要有点关乎到“美”的问题便冠以“美学”的庸俗化的学问。正因为这样一种理解，倒使我“望而却步”，不敢轻易问津了。所以我客观地说我没有资格谈“美学”的问题。

在学校读书时，我学的是哲学系中的逻辑专业，我搞的是像数学一样枯燥无味的形式，和“美学”应该是“格格不入”的。可现在我却搞起了“艺术”，硬要和原来不懂的东西发生瓜葛了，我很为难。再拿出点力量来去读名家的著作、再去深入的思索，不行了。身体不给我时间了，两个眼睛的右侧都看不见了，两个0.5的目力，定不到一个焦点上了，总之，来不及了。这样，关于“美”的问题，我只能“不学而思”了。《论语》上说过：“思而不学则殆”，我现在就正是落在了这种状况之上了。不过我想为大家提供一个“殆者”思索，做一个“反面教材”，也许可以引为警戒。

“美”是什么呢？我想：她首先应当是一种“感受”，是一种“一见钟情”，或者“渐渐倾心”，但“不能离去”、“愈来愈深”、“思之益坚”的感受。

原来以为“美”就是好看，逐渐发现可看的是“好看”，可听的是“好听”，可嗅的是“好闻”，可喝的是“好喝”，可吃的是“好吃”，可想的是“好的意境”，可体会的是“心里舒服”……总之是一种“好”的感受。有的有形有色，有的无形无色，不一而足，不可胜数，把这种“好”的感受，用一个使它更深入、更加强、更入微、更扩大、更概括、更抽象的字眼儿来说，我们便集中到了一个“美”字上。

为什么会有了“美”的感受？当然首先是对象有“美”的素质、“美”的条件。

否则，对象本身没有让人感受“美”的素质，这对象就没有让人得到“美”的感受的条件。这就是说“美”有着客观的条件。

然而，每个人的感受可能有截然不同的结果。你认为这个人很美，我却认为很丑。当然也可能不这样绝对，有的说不美也不丑，也有的说虽不很美，但也还不丑，基本属于美一类的，……这又表明“美”是根据每个人的主观来决定的。

这能说“美”是主观的吗？当然一个人说了不算，还有个社会的标准。根据社会的多种因素综合起来看，这种标准应当说还是很客观的，绝不是由一个人的主观决定的。

当然有些事情，是纯粹属于个人的事，如对妻子，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妻子最美，这是完全由个人的主观来决定的，别人没有来参与的资格。个人的事个人决定，社会的事社会决定。在这里，我们必须分别对待，不能混为一谈。正因为如此，才会取得每个人的平衡与满足。

然而，我们现在来谈“艺术”的“美”，这是通过某种的“方式方法”来展出“美”来，而不是天然的“美”。这种展现“美”的“方式方法”是什么样的呢？你所用的“方式方法”，大家同意吗？如果不同意，就自己一人欣赏了。人家不买账，活该。反正我自己欣赏，别人管不着，自得其乐，孤芳自赏，未必不可。不过太孤独，没有知音，未免寂寞不堪……

我想，个人寻求“美”，怎么都行，自己说了算数；如果想有同好、知音，则必须和大家一样，与大家共识，和社会同步方可。这是我的艺术观。

“艺术”是创造“美”的“方式方法”。至于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方法、怎么样从事她、对于“成”与“不成”、应当怎样理解，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来说是不能不好好考虑的。

一般情况，人们都是以生活中一些具体问题开始的。譬如一个人偶然碰到画画的机缘，于是以后学起了美术；一个人偶然看了次京剧，于是以后喜欢上了京剧。开始之后，也可能后来“见异思迁”了，也可能愈陷愈深、终生不渝了。也可能只知道动手力行，也可能渐求渐入理论，总之道路怎样走，是应该好好推敲的。

我也是这样，我的兴趣很广泛，几乎见什么喜欢什么。一路走来，好像渐渐懂事了，不完全顺从兴趣的“兴之所至”，而开始动脑子。也许上了大学之后，尤其学了哲学、逻辑之后，便开始问“为什么”、“怎么”、“结果怎么”了。所以形

成了我一个考虑问题的习惯：一定要从客观的角度好好看一下。比如对“艺术”，就要考虑一下“艺术”这一门类中有哪些学科？一共有多少？我从事的这一科在这一门中占有什么位置？共有多少层次等等。凡此所及都需来一个“心中有数”，这才不至于“盲人瞎马”，昏昏乱撞。

根据我所知道的，“艺术”这一大学科中，目前共有“艺术学”、“音乐学”、“美术学”、“设计艺术学”、“戏剧戏曲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七大二级学科。至于学画“齐派”花卉的，在“艺术”这一科中，只是在“美术学”（二级）中“绘画艺术”（三级）中“中国画”（四级）中的一个更小层次的“艺术”门类。

我们应该知道，“艺术”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海洋，从事其中的一个小题目，真是沧海一粟，在这个海洋中，没有龙王，但任何一粟，都足够历史上一个“家族”人吃的。在这个海洋中，认真地执著地游走，准会有广阔无限的范围任你驰骋，只要你有力量，你就是自由的，你的前途是无限的。当然这里面也可能有暗礁、有急流、有死区，那就看自己有没有抉择道路的鉴别力，有没有克服困难的毅力，有没有潜入海底的能力了。

偌大的海域怎能尽游，必须善于选择自己的游向，自己要探取什么珍珠的目的就一定要自己定准（当然在探求中有另外的发现而改变目的是可以的，但改变的目的也要定准）。不然，到处乱碰，不知所求何来所得。

为了容易取得效果、不走冤路，多打听为好。要向明白人问路，要向曾经下过海的人问路，别向那些他自己还糊涂而自以为不糊涂的“智者”问路，他自己牺牲不要紧，还拉别人做伴者，这样的情况是有的。所以我们必须密切注意。看起来，我们必须找老师，老师是过来人，他所指出的道路应该不会错。有老师没老师大不相同啊，“圣人无常师”这是古人总结的经验。这意思是要向各方面的老师学习，要从许多老师那里学得他们的好东西。从老师那里寻出自己的游向，要从许多有成就的老师那里学到最高的前锋，要从许多有经验的老师那里学得鉴别认定的辨向能力，摒弃掉那些费力的不通的途径，从而寻求出最捷便、最直接的通途。为了使自己的视野更开阔，使自己能融会更多的艺术道路，要向更多的艺术门类去旁涉。为了避免自己的摸索，不如去请教更多的老师。这种问题，请教老师要比查字典方便多了。问哪儿，他能告诉你哪儿，查字典并不能为你所问，答非所问，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老师”对于一个人的学习、研究太重要了。根据我自己的体会，我的每一点进步都是老师给予的。有的老师在明处，

有的老师在暗处，有的是“偷”老师的。老师无长幼，有古人老师，有年长老师，有同年老师，也有年轻老师。只要从他那里看到了一点，哪怕在他那里是个教训，而在自己这里也有一个极有价值的参考，这不就是“老师”吗。

搞艺术要多接触具体的，看得越多越有感性材料，没有感性材料没法上升到理性。当然不从理论上进行熔铸，也难达到可能的高度。这是我个人的感受，深愿告诉给我的同道，请同好审定，也请同好参考。我总结成两句话：“搞艺术要有科学的思维，搞科学要有艺术的灵感。”

2. 艺术是人们灵感的产物

人的生活离不开艺术，要求得到艺术的享受，然而艺术从哪里来呢？答案简直而明确：是人的创造。

因为人需要“美”，天然的美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人们的了不起处就在于：在天然美的启发下，从仿制再现而得到融会发展、理想创造。

如果说“天然”美是“真”的，那么“人为”美就是一个“假”的。人们需要天然美，而人为美，人们则更需要追求，因为可以追求得到。“东西”是假的，但“美”是真的。

譬如我们见到一棵松树，长在泰山一个悬崖之巅，临风挺然。傲岸的雄姿，舒朗的枝柯，苍翠的针叶，劲健的乔干，像一位谦和的老者，又像一位品位高洁的大夫，一望而令人既敬又喜。除了在那儿是哪里也看不到的，搬到家里来是不可能的。但确实又使人想随时可以看到，这时就想到照一张相就好了。但又想到只能从一个角度照，而不能全面的反映，但把几个方面的光景聚拢在一起，不可能；把不好看的那一枝去掉，把那枝最好的移过来，也不可能。照相是可以拣好的方面照，突出好的，但“无中生有”困难，“有变没有”也困难，当然今天科学有了新的发展，可以进行相片的二度处理，有一些也可以办到……而最方便的就是画一张画。当然，有画得好不好的问题。但我们可以尽可能地向好处想去。丹青高手，就可能画得维妙维肖；说不定丹青圣手就能为我们画出一张比泰山那株古松更美、更让人神往、更让人激动的画。说不定那张画中远远伸出的那一长枝，笔力之健劲，针叶之浓郁，让人觉得真是神来之笔。圣手创作的这张作品，树是假的，而美却是真的，甚至比真的美得多。这不是实物的描摹，不是翻版，

而是画出来的。是丹青圣手创作出来的。

丹青圣手不止一位，怎么别人没画出来；有些画家平常写生的画、创作的画也很多，但都没有画出这一张的高度。这似乎难以说得清楚。

这张神品能说不是这位圣手画的吗？是他画的，但可能他再也画不出来了。于是，暂时只能推到“神来之笔”上，“神”太缥缈了。难道就不能解释了吗？

我们且用一个语词来概括着说，这即是“灵感”。“灵感”说，不是凭空捏造，不是“不可知”而强为知者的信口开河。理论是完全可激的。

人在生活中，一定会遇到过许多的事物，美的或不美的。光“美”的不知会遇到多少，而遇到的“美”的都一定是具体的。每一个具体的都各有特色。把所见的具体的汇总起来，在思维中构成一个总的认识，这是人们的一种特殊功能。这种由“分”到“全”，由“具体”到“集体”的能力，就是“人”类的特殊之处。

其实，岂止如此，既能由此及彼，也能由彼及此，这种认识的能动性，正展示了人们思维的神奇。既可以有能动的认识，就会有能动错位的时候，譬如有所谓的“牛头马面”。当然更多的则是正确的能动，譬如人见鸟能飞，也曾想到过“雷震子”。雷震子虽是神话，后来，人虽没长翅膀，但可以乘坐飞机了。这种神话中的想象，有些不着边际，却也有些神话变为了事实。所以说有可能实现的能动与胡思乱想的能动，都是人类所特有的特殊能力，这就需要我们好好地把它理清、理顺。

我们的艺术，应该说正是在思维中能动的关键处可以考虑的领域之中。问题就是把错位思考的方向扭向正确还是扭向谬误。

扭向谬误，几近神经错乱、不着边际；扭向正确，导引人们创造出理想的“美”。这是人们本能闪光的部分，即所谓的“灵感”。所以我们非常珍重人们的“灵感”，她能让我们创造“美”，艺术便是她的产物。

因此，我们的研究课题，应当放在如何使艺术运用“灵感”创造我们所需要的“美”上。

3. 艺术的“魅力”

我们常说“人的生活离不开艺术”，这是事实。但所谓“离不开”，不要理解为：离开就没法活。究竟艺术不是“食粮”，人不吃东西活不了，多少天没有艺术

却死不了。我们只可以说：艺术是人们的“精神食粮”。如是而已。

人们的生活要食物的供养，但并不只是“吃喝拉撒睡”而已，也还需要精神上的供养。“精神供养”的任务，艺术则当“勤勉将事”。

艺术能创造可以“夺天”的“美”，使人们为之倾倒。喝酒，能使人酒醉，人在迷迷糊糊之中得到许多慰藉。对艺术品的欣赏，使人会得到更大的温馨。譬如看一张风景画，看不够，看了还想看，看着出神，很想走到画里面去，到那棵树荫下，到那条小溪旁，从那个小桥边向那边更远的地方去张望，去闻一闻路旁小草的芳香，如果晚上能在那所小房子里睡一觉，那该多美呀！明天早晨洗过脸后又想去看，发现那上面的景物“虽似相识”，但又觉得很新鲜，好像昨天不曾走全……要求自己能够占有这张画才好，永久归于自己……真是如醉如痴。因为画中所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景色是最好的，最理想的，甚至比理想还要更美。

在这种情况下的感受，有旧的温暖，有没见过的新鲜，有比现实更美的理想，有自己的追求，有着“多么”、“极了”、“无限”等等各种没办法“一言以蔽”的美，使人们“颓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我在这些事例上发现“重复”这个词，它所表现的现象，是“艺术”魅力的一种享受。即使是一种简单的“重复”，都足以使人们得到无限的快慰。“尝试”只是一种“探索”，“尝试”的东西未必喜欢；喜欢的东西一定要求“重复”。

这种“重复”的结果是加“深”加“重”。

而且“重复”的“重复”，有时不止是加深加重而已，而是会在加深加重的基础上，又形成一种新的体会，可能又产生一种“由此及彼”的感受，哪怕是一丝的倦怠或一丝的得意，都是一种新萌意念的开始，预示着一个新“火花”的将要闪出。譬如我们看一个武戏演员在翻“串儿筋斗”时，在将要结束的最后一个时间，一般都是稍迟了一点，较高了一点。一个歌唱演员，一个腔拖下去，直拖到需要换气了，这才一转气口，这也应该是一个新萌的变化。所以，我觉得“重复”是一种享受，经过重复的延长，一定将延伸出一个新的契机。这都是“引人入胜”的魅力所在。

我还发现“朦胧”也是艺术魅力引人的一个重要的现象。

一首好歌，应当是猛一听就觉得好；进而再听，还好像更有内容，需要再仔细寻味；好像一学就会，很愿意再来一遍；但，越学越学不好，似有许多内容还远远没有琢磨透。这就和那几种不同：一听就不爱听；越听越觉得难听；或者继

而再听，好像还不能一下就毙；但仔细再听，确实不太好听。总之，一经接触便不忍离去，再听之后，越来越爱听，说也说不清，就是觉得还有内容没有听清。这就是歌的魅力。

不管是歌，还是画，还是戏，还是雕塑……总要让你觉得里面还有远远不尽的“咂摸头”才行。

再一点就是“过瘾”。

“瘾”本来是一种“癖好”的毛病，好像吸大烟。“大烟”即鸦片，是一种毒品，现在是严禁的。在旧社会我见过有大烟瘾的人，他捞不到、吸不上时，瘾就来了，即上瘾了。我见过那种上了大烟瘾的样子，他抓耳挠腮，坐立无状，鼻涕一把泪一把，甚至挺大的人，堂堂仪表，一上了瘾，就拼命找墙缝儿，硬往里钻。就在这当儿，来上一口大烟，马上焕发起来，眼睛也亮了，说话声音也好听了，腔调也好了，甚至兴奋到了忘乎所以，精神到了无所限制，无束无极了。

人得到了自己最高艺术享受时，大概也就像“上了瘾”而得到“过瘾”的“美”一样。当然，对艺术渴望的“瘾”不能像吸毒一样，这是高尚的，不可能那样没出息。正因为如此，高尚的力量，就是神圣的，是不可估量的。

还有一点是着迷。

“着迷”是不能须臾相离爱到不讲理、不容分辩的、盲目奉仰的、迷信的一种感情。不管真好真不好，反正是它，只有它才是最好的、最爱的。应该承认，这种感情是了不起的，这种魅力是让人什么都不在乎了的。我曾见过一位朋友，他喜欢京剧，特别喜欢言慧珠。言慧珠唱什么都好，只要她唱，什么戏都看，不管他在哪里，只要言氏要唱，他都赶来看。甚至他能到剧场门口看一眼戏报上那三个大红字，都觉得是一种无尚的慰藉。我们知道言氏是梅派，有一个地方唱法和梅兰芳先生不一样，他也认为好得不得了。甚至她唱错了，他也认为好。其实他和她并不认识，没有任何关系。他也并不想认识她，但他就是喜欢她的艺术。真是着了“迷”。

艺术上的东西就是可以让人如此着迷。我们如果搞一种艺术，可以达到了让人着迷的程度，庶几可以说我们的艺术才真能称得上“没有白搞”。

艺术的魅力是极大的，说“无穷”不合适，说“不尽”总是可以的。总不应该和吃饭、睡觉一齐去比，人们一旦能吃得饱睡得熟了，艺术的东西就提到了要考虑的日程上来。只要提到了，就不容易舍弃了。她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

愉悦，极大的温馨。

艺术的需求是每个人都会有的，自然是社会所共有的。每个人虽有所不同，但都容纳于社会之中，社会则要全收的。当然在诸多需要中有的极有社会性，有的则是很个别的，甚至有的是极不应该的。社会也自然有相应的轻重选择。社会、历史的选择，总的说是公平的，合理的，但也是无情的。我们应该跟得上社会，记得历史，跟上时代。无论是一个享受者，还是一个创造者，都应当以社会、时代的需要为标准，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去从。这是一个社会人应当有的人生态度。

4. 艺术的基础与火花

我们曾经说过：人的生活离不开艺术。我们现在从艺术方面说，则是艺术离不开生活。艺术是在生活中成长起来的，稍一离开生活就会丧失生存的条件。

艺术的种类很多，尤其在中国，更是多不胜数。为什么？生活需要。即使人们开始没想到需要，但一经问世，就有了生存的空间，甚至大放异彩。这说明人们非常渴望生活的“美”。天然“美”固然珍贵，但不能满足需要，促使人们必然向艺术中去寻求。所以，“艺术”肩负着的担子很重，是担当着创造人间“美”的一项神圣使命。

我们应当清楚地意识到，艺术的基础是生活。

生活的需要，首先是实打实的，是科学的。人类生活的这段历史长河，是从初步的科学，走向成熟的科学，走向更高的科学。科学的进展标志着人类文明的成就。如果说生活是科学的生活，那么就应该说艺术也是科学生活光华的反映。

我深刻地感到“科学”是人们生活的“理则”。人们在生活中必须以这种“理则”为依据，学得越多越有各种的依据。所以一个人必须上学，小学、中学、大学……学各门功课，这都是必须的。一个人的依据越多，道路越宽广。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是艺术的基础。

基础越厚实，基础越宽广，在多种“必然”的交叉中，发生偶然碰撞时，所闪出的艺术火花才越绚丽，越明亮。

譬如中国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形象，应该说他是一个艺术塑造十分成功的典型。他能大闹天宫，如果作者没有对人间社会制度的较清楚的理解，就不可能描画出“天宫”诸神位的严密的组织排列；如果作者没有对事物之间的互相